

人生卷
寄

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

詩稿（上）

人生若寄

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

北京畫院 編
廣西美術出版社

分卷目錄

齊白石的詩歌 / 郎紹君 11

《寄園詩草》 27

《借山吟館詩草》 60

《萍翁詩草》 125

《老萍詩草》 195

人生若寄

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

北京畫院 編
廣西美術出版社

人生若寄

王明明題





詩稿
(上)

分卷目錄

齊白石的詩歌／郎紹君 11

《寄園詩草》 27

《借山吟館詩草》 60

《萍翁詩草》 125

《老萍詩草》 195

齊白石的詩歌

郎紹君

北京畫院所藏齊白石手稿以詩的數量最多，這都是齊白石自己作的詩，有塗抹修改稿和謄清稿；有早年所作所鈔，也有中晚年所作所鈔。有行書，也有楷書。這些詩稿對了解齊白石的思想情感、詩歌創作，考察齊白石書法風格的演變都有重要的價值。

齊白石的詩先后編有《借山吟館詩草》（一九二八年自訂本）、《白石詩草二集》（一九三三年自訂本）、《白石詩草續集》、《白石詩草補編》（一九六二年黎錦熙編注本）及《續補齊白石詩詞聯語》（一九九六年王振德編注）。前四集曾合編為

《齊白石作品集》第三集《詩》（一九六三年黎錦熙編），全五集又編入《齊白石全集》第十卷《詩文》（一九九六年）。此次出版的齊白石手稿中的部分詩作曾收入上述各集，部分詩作則是首次發表。凡出版過的齊白石詩作，大都經過王仲言、黎錦熙等人的潤色修改，惟這些手稿本保持着完全的原貌。【注一】

一、早年詩作——《寄園詩草》

齊白石祇讀過半年多的村塾，二十七歲拜師胡沁園、陳少蕃后，纔以《唐詩三百首》為課本學詩。黎錦

熙說，『半文盲』的齊白石用熟字注音生字，讀完並背熟了《唐詩三百首》，就開始大膽寫詩了。三十二歲時，七個要好的朋友組織『龍山詩社』，年長的齊白石被推為社長。於是在畫工之餘，他熱心參與雅集唱和，寫了很多詩。〔注二〕《白石老人自傳》說，僅一九〇〇年就有幾百首之多。〔注三〕但這些詩稿大多遺失，僅留下兩種鈔本的《寄園詩草》。這兩種鈔本，一為行書，一為楷書。楷書本第一頁有『寄園詩草』四字。

一九五八年，齊白石弟子于非闇參與『齊白石遺作展覽會』的籌備工作，整理齊白石遺稿，曾在楷書本上加注，說這兩種本子：『內容相同，是否手稿，不敢確定。所收詩是齊先生三十一歲到三十二歲的，共一百零八首，可能不全。創作的時間，好像是自一八九三年（癸巳）的冬天到一八九五年（乙未）的秋天。中間包括甲午年的全部詩。』一九六三年，黎錦熙編《齊白石作品集》第三集《詩》，所收《白石詩草補編·第一編·一九〇二年以前之詩》與《寄園詩草》中的作品大抵相同。黎氏作注說：『此編是白石壬寅（一九〇二年）四十歲以前所作，上溯至己醜（一八八九年）二十七歲初讀書學詩時，約十餘年間之詩。其稿已自棄

去，后人搜得殘本，作《白石詩草補編》第一編。』

黎錦熙的判斷是正確的，這可從詩本身加以求證。

《過沁園訪仙譜》一詩，有『訪舊記當三月暮，論交已自十年春』之句。『沁園』指他的老師胡沁園家，『仙譜』是胡沁園的長子。齊白石與胡仙譜相識於一八八九年（己丑），即拜師胡沁園的當年。『論交十年』已是一八九九年即己亥年了。另一首《答言川弟贈別遠游三首》是齊白石對王仲言所寫《贈別遠游》詩的答詩。

『遠游』二字是齊白石對自己遠離家鄉、『五出五歸』的稱謂。他首次遠游是一九〇二年（壬寅），這年秋，

他應好友夏午詒之約遠游西安，十月起程。王仲言的《贈別遠游》和這首答詩當寫於一九〇二年秋冬之間。

從這兩首詩的創作年代，可知黎錦熙對《寄園詩草》創作年代的判斷是準確的。那么有沒有一九〇二年以后的詩呢？似乎沒有。因為這些詩所描述的內容，詩中所涉及的人名、地名，全都與齊白石遠游前在湘潭的生活有關，而與遠游和遠游后的生活無關涉。

說兩種本子『內容相同』也不很準確。事實上，行書本收入八十二題，楷書本收入八十九題，數量不盡同。行書本的個別詩，如《冬日晤立三弟話舊》有所刪

改，楷書本鈔寫的是經過刪改的稿子，這表明行書本在先，楷書本在后，大約是定稿。

兩種本子的《寄園詩草》是齊白石的手稿嗎？于非闇說「不敢確定」。同年在「齊白石遺作展覽會」上展出楷書本，又標明「是別人代鈔本」。

是不是齊白石手稿祇能據書法風格加以判斷？從上面的時間認定可知，《寄園詩草》如果是齊白石鈔本，應鈔寫於一九〇二年秋冬之間，即齊白石收到夏午詒邀請信至他十月出發之前。恰好北京畫院藏有《癸卯日記》（一九〇三年），書法風格是接近的。《寄園詩草》中《醒吾弟索畫洞簫贈別圖並題》一首，畫及題已收入《齊白石全集》第一集《繪畫》。兩相比較，似可肯定楷書本不是齊白石手筆，行書本則有所近似。黎錦熙說，齊白石一九〇二年前的詩，「其稿已自棄去，后人搜得殘本」，因而纔編成《白石詩草補編》。那么這行書本有可能是齊白石后人「搜得」的「殘本」。

就詩而言，《寄園詩草》多為唱和詩、尋訪師友詩，少數為寫景詩與題畫詩。其中與「龍山詩社」、「羅山詩社」社友如黎鬆安、王仲言、羅醒吾、羅貞吾、譚子詮、胡立三、陳荻根、黎雨民以及好友胡仙

譜、老師陳少蕃等相與交游、唱酬之作尤多。抒寫彼此間的惜別、思念、相遇、夜話、敘舊等等。有些詩談及自己習詩的艱苦，對師友幫助的感激。如「詩仗友刪裁句易，書無錢買課兒難。小窗倚膝天寒夜，字寫芭蕉映雪看。」（《貧居雜興》）「問道幸從三益友，刪詩難得不凡才。」（《和德恂茂才見贈原韻》）「好學始知貧不賤，論交何幸友兼師。」（《訪黎雨民綉廷》）但總的來說，這些詩帶有很强的摹倣痕跡，很少寫出自已的生活感受，或者說此時的齊白石還缺乏以詩歌抒寫自己心志的能力。像「北風携手聳吟肩，山色蒼茫正暮天。想入非非無覓處，數聲鐘出白雲巔。」（《偕立三仙譜晚眺》）這樣的閒情逸致與齊白石當時的生活情調並不相近，而更多出自對古人相應情調的摹寫。對於語言的把握，也有生硬摹倣的形跡。如《夜雨晤子詮弟話舊》：「暮天斜雨鎖柴關，別久逢君憶故顏。何幸西窗消永夜，談心剪燭話巴山。」顯然是摹倣李商隱的《夜雨寄北》：「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。何當共剪西窗燭，却話巴山夜雨時。」直接或間接借用了「夜雨」、「西窗」、「剪燭」、「巴山」四個主要意象，而「何幸」源自「何當」，「逢君」源自「君問」

也一目了然。當然，這是齊白石學習作詩的時期，摹倣是一個必然的過程，不能苛求。

己亥（一八九九年）十月十八日，齊白石拜王湘綺為師，並獻上自己作的詩文請老師看。這一天的《湘綺樓日記》載：「齊璜拜門，以文詩為贄。文尚成章，詩則似薛蟠體。」〔注四〕對王氏的這個評語，黎錦熙解釋說：「湘綺是祖述唐以前的「八代」詩的，對門人要求太高。」〔注五〕胡適則予以尖銳批評：「王闓運說白石的詩「似薛蟠體」，這句話近於刻薄，但白石終身敬禮湘綺老人，到老不衰。白石雖拜在湘綺門下，但他的性情與身世都使他學不會王湘綺那一套假古董，所以白石的詩與文都沒有中他的毒。」〔注六〕王湘綺逝世早，假如他能看到齊白石后來的詩，他也許會改變說法。

二、中年詩作——《借山吟館詩草》

遠游期間，齊白石作詩不多。這期間的《癸卯日記》和《寄園日記》很少有詩作記載。他自己也說：「八年之間，五出五歸，詩境雖然擴大了，所存的詩倒很少。」〔注七〕一九〇四年，齊白石隨王湘綺游南昌，七夕那天，王湘綺首唱「地靈勝江匯，星聚及秋期」，

令諸弟子聯句，大家都聯不上。齊白石感到慚愧，回家後把室名「借山吟館」的「吟」字刪掉，改為「借山館」。《白石老人自傳》談及這件事時說：「雖說我也會哼幾句平平仄仄，怎么能自稱為詩人呢？」決心要「多讀點書，打好根基」〔注八〕。但這個願望直到遠游之後，即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六年在鄉間幽居時期纔得以實現。大約七八年中，他閉門索居，「天天讀些古文詩詞，想從根底方面，用點苦功。有時和舊日詩友，分韻鬥詩，刻燭聯吟，往往一字未妥，刪改再三，不敢苟且。」〔注九〕至一九一四年，積詩「一千二百餘首，為兒輩背携出而失」，無奈之餘，「於友朋處搜還之詩箋，計詩四百二十餘首，親手寫為四本，以二本寄湘綺師刪改。不數日，師歿，其稿又失。」至一九一七年，他避難北京，將所存二本詩稿送請樊樊山刪定〔注一〇〕，樊樊山贈他一詩一序。但這些詩十年後（一九二八年）纔得以影印，這就是《借山吟館詩草》。

北京畫院藏有兩冊《借山吟館詩草》，一冊稍大，為影印本；一冊稍小，為手稿本。這裏選印的是手稿本。手稿本與影印本內容相同，但詩的排列次序不同。影印本從《題石門畫冊》詩始，終於《今日》詩；手稿